

#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西医合作

温金童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极大地限制了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弥漫于全国的废弃中医论以及国民政府鄙视中医的种种政策又使边区卫生工作雪上加霜。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陕甘宁边区结合自身特点,着力推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它的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开发了边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部分实现了中草药的自给,满足了边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摸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走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之路,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对2006年以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中西医存废之争,给出了历史的解读。<sup>①</sup>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中西医结合

## 一 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之困窘: 缺医少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十分缺乏,甚至连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是如此。1938年设在延安的中央总卫生处初建时也仅有一名医生,一位护士,一个司药<sup>②</sup>;1939年在延安组建的中央医院一开始也只有12名医务人员。<sup>③</sup>面对如此令人心忧的医疗人员匮乏局面,身兼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著名中医李鼎铭不由感叹道:“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sup>④</sup>1940年5月,就连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骑马仅仅摔折了胳膊,也因为延安医务人员及医疗条件的限制,不能就近治疗而被迫送往苏联,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落下了终身残疾。<sup>⑤</sup>

边区物资匮乏,“药品最为紧缺”。<sup>⑥</sup>据时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参谋长耿飏回忆:吃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有一次肖劲光在石头上磨几片刮脸刀片并解释说,有什么办法呢?这还是从苏联带回来的,都用了十来年了,现在没处买,凑合用呗。<sup>⑦</sup>身为八路军留守处主任

① 目前关于本课题尚未发现专门论文或论著,相关研究请参阅拙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赵炎:《他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者》,《傅连璋诞辰100周年纪念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

③ 朱克文等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④ 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431页。

⑤ 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⑥ 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第146页。

⑦ 《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的肖劲光尚且如此,当时的物质困难可见一斑。至于医药补给方面,马寒冰写道:“国民政府从抗战军兴后,就未发给任何药物(一丸一片),因此药物困难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sup>①</sup>《傅连璋传略》也记载了当时边区同样的医药困难:“敌人对边区实行封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医药了。”<sup>②</sup>有一次我军从敌占区搞了一瓶安眠药,专门派人送到傅连璋手中,周恩来特别指示:“不能叫任何人随便动用,不能多给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傅连璋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这瓶来之不易的药,一粒也不敢浪费,只有关键时刻才取出几粒送给毛主席服下,让他睡个好觉。<sup>③</sup>不但中共方面深感医药困难,民间医生也面临同样困境,关中名医任和平医术精湛,1939年以前,边区群众常常请他看病,可近年来因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不仅不能外出行医,就连药材也很难购买。每逢提及此事,任先生痛心万分。<sup>④</sup>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医务部门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主要是技术人员与药品器材的极端缺乏”。<sup>⑤</sup>

边区的医药是这样的匮乏,而当年的林业调查报告则显示:边区“森林里的药材很多,除树木本身的根、皮、花、叶、果实、种子等外,还有森林里生长着的许多药用草本植物”。

其中木本植物有如下表(原调查列出39种木本植物,这里仅列9种):

树种	松	桑	槐	桐	茄子	枣树	菩提树	柏树	皂角树
药用部分	松香、松节油	皮、实、叶	芽、花、根、皮、籽	籽	核	仁	花	叶、籽、油	花、根、皮、荚
产地	澧县、关中	各地	各地	关中、延川	各地	沿河各地	马头山	各地	关中

从表中不难看出,这些药用木本植物分布广泛,很多树种遍布陕甘宁边区各地。调查报告还列出了草本药材,种类就更多,分布也很广,包括“木贼、肉枳蓉、灯心草、杜仲、益母草、丹皮、泽泻、秦椒、苦参、党参、泡参、麦冬、天门冬、车前子、何首乌、远志、红花、黄芩、黄连、黄柏、麻黄、柴胡、紫苏、菟丝子、淫羊藿、甘草”等65种。<sup>⑥</sup>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某区虽然经济落后,但富源却蕴藏不少,即以药类而言,这里确实有很多,如:防风、当归、大黄、麻黄、苍术、秦丸、苦参、党参、黄柏、柏子仁、五倍子、益母草、车前草、柴胡、黄芩、……等等数十种。”<sup>⑦</sup>由此不难看出,边区的“缺医少药”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 二 中西医交锋:“西风压倒东风”

西医泛指从近代以来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医学,它“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则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随”。“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

① 马寒冰:《陕甘宁边区军事系统卫生工作概况》,《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

② 穆静著:《傅连璋传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③ 钟兆云、王盛泽:《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第138页。

④ 张铁夫:《关中名医任六先生》,《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5日。

⑤ 叶季壮:《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1期,第72页。

⑥ 江心:《陕甘宁边区林产初步调查》,《解放日报》1941年10月8日第3版。

⑦ 郭征:《中医中药在某区——名医梁金生先生访问记》,《新华日报》1941年2月28日第2版。

讲联系的神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sup>①</sup>客观地说西医、中医各有所长,如能兼采两方之长,必能互相促进,极大推进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但是民国以来,北洋政府对待医疗卫生事业,一概效法西方,对中国传统医学,则采取扼杀与取缔的政策。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竭力主张废弃中医,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他主掌的教育部则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规程。<sup>②</sup>医疗卫生界也掀起了一股西医攻击中医、否认中医的风潮,进一步引发了中医之危机。1916年西医余云岫就在其《灵素商兑》中宣扬:“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sup>③</sup>主张彻底否定中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医再遭重创。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公开表示:“医学在中国很不幸的,有了中医,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代表医学界顽固的势力,也是中国人守旧观念的表征。”<sup>④</sup>1929年2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以余云岫为首的一批西医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他在会上发言说,“旧医学太不像样子了”。“现在的相当多的一部分能看得起病的国人,得了病,务必请教读书不成的大夫,摸了二部九候的脉,饮饮补泻温清的药,说不定还要求求仙佛,卜卜课命”。<sup>⑤</sup>他的发言与提案影响极大,废弃中医的主张基本上主导了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艰难图存,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即使在抗战时期,重庆仍见“有识者”攻击中医:“中医在战前战后已被一些守旧的份子不合理的提倡过,给有识者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并称“谈到中医的诊断疾病的方法,那就更糟了”。<sup>⑥</sup>

一些在华的外国医生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医:“如果一个人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行医,唯一要做的是去读几本许多世纪前古人所写的医书,如此就可以整装上阵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对治疗疾病的基础知识也一无所知。他们使用药品,但是不知道这些药品对身体各个系统的作用。”<sup>⑦</sup>这位洋教士还说:“有一位患者,是一位清朝高级官员,而且相当有知识,不到一个月前,曾向一个巫医求教。他从冥冥之中一些神秘人物那里接到一封信,根据巫医的指示,烧了这封信,把纸灰和水混在一起喝下去。”<sup>⑧</sup>在这些传教士眼中,中医简直就是巫医的代名词。全国的这种鄙视中医、废弃中医的论调深深地影响了边区卫生工作,同时历史上国民政府的种种抑制中医的政策也给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留下了诸多隐患和不利因子,中医越来越受到西医的嘲弄与排挤,中医的处境愈加不妙。

### 三 陕甘宁边区卫生工作胜利之路:中西医结合

#### (一) 中西医结合之思想

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边区医药界鄙视中医的现象十分严重。“延安的几个医院都是西医,对中医持不承认态度。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甚至中医看病用药,不给

①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页。

② 史金生著:《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③ 史金生著:《中华民国文化史》,第446页。

④ 汪精卫:《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致辞》,《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20卷第4期,第471页。

⑤ 余云岫:《医学科学之真谛》,《中华医学杂志》1934年第20卷第4期,第473-474页。

⑥ 《来信照登:关于中西医问题》,《新华日报》1941年3月15日第2版。

⑦ [英]伊泽·英格利斯特著,张士尊译:《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⑧ 《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43页。

报销医药费,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以至于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医院里没中医,农村里没西医。<sup>①</sup>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1000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sup>②</sup>毛泽东明确表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sup>③</sup>

毛泽东所倡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有一个过程。还在抗战初期,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任副院长。一次毛泽东看望黄祖炎的病情,傅连璋也在场。听黄祖炎讲述自己服用中药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泽东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反复,两者要取长补短。中西医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是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sup>④</sup>

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也许和他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毛泽东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李鼎铭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4服中药就可以好了。由于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又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坚持服用李鼎铭开的4服中药,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也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对边区中西医合作的思考也更深刻了。毛泽东在李鼎铭给他治病时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回答道:“你这个办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sup>⑤</sup>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思想。

李鼎铭也是中西医合作的积极推动者。1944年7月,在回答《解放日报》记者关于中西医合作的问题时,他强调说:过去曾有主张中西医分工治病,外科由西医治,内科由中医治,但老实说中医在内科方面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另外也会有人主张国医可介绍药品给西医,西医也可以告诉归纳一些生理卫生等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些是很好的,也是必要的。李鼎铭还就此提出中西医合作的具体途径: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为了实现中西医合作,两方面都必须多求接近机会,互相谅解,把各自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李鼎铭最后表示:自愿首先以身作则,把自己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以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并虚心向西医学习。<sup>⑥</sup>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一切部队机关的西医必须兼为群众服务,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对一切中医劝其公开秘方与经验,劝他们努力学习科学,改进自己的服务。”<sup>⑦</sup>

中西医合作的积极推动者还有时任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璋。1941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因病回延安住院,听傅连璋说起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关向应说:“中医、针灸,这里面有好东西,整理和研究很有必要。”<sup>⑧</sup>关向应的谈话对傅连璋启发很大,在以后的卫生工作中,他即重视发挥中医

① 《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1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④ 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⑤ 《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⑥ 《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第1版。

⑦ 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436页。

⑧ 钟兆云、王盛泽著:《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第138-142页。

药的作用,又多方探讨中西医团结的具体途径。因此,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推动下,边区广大医务工作者上上下下掀起了一股中西医相互学习的氛围。

## (二) 中西医结合之途径

### 1. 中西医结合途径一: 成立中西医药研究机构

鉴于中西医的复杂性尤其是二者医理之间有何互补性,过去那种简单的个体研究已经不合时宜,综合性的中西医联合研究机构的设置提上了工作日程。中西医研究室是边区较早成立的从事中西医研究工作的一个机构。当时留守兵团政治部魏善钊同志曾患有肺结核病,使用西医方法加以治理并于干休所休养6个月,仍未能恢复健康。后来经光华药厂梁金生厂长诊断后,服用中药11帖,病近痊愈。基于这一病例的启发,为了研究医药工作,边区材料厂及时与光华药厂合并,并与医大、卫生部联合起成立了一个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态度,共同研讨医药工作”。<sup>①</sup>

1944年5月9日,为了加强研究力量,又成立了三边中西医研究会,中西医会员多达40余人。研究会里到处“充满着团结互助的精神”,为了“互相帮助提高技术”,中西医研究会成员之间“采取了经验多的人帮助经验少的人的办法”,中医帮助西医怎样加工、泡制中药材,而“西医帮助中医使用体温表”。在谈到使用体温表的妙处时,中医们则说:“高热低热不易区别,会使用这个东西比捉脉准确多了。”自从中西医研究会成立以来,“公开秘方,虽然到现在还有部分医生有些保守”,公开了300多个,有些在报纸上发表,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的中西医生相互尊重,互相学习,给中西医合作树立了榜样。中医苗植菴老先生尿血(西医称膀胱炎),很厉害,吃了许多中药无效。后经西医治疗,吃药打针,把病治好了。<sup>②</sup>大家还一起给年长的高桂林等10多位老中医祝寿,期间“中西医生相互团结更增亲密”。在盐池县召开的全县医生座谈会上,各位医生相互公开秘方,原文卿老先生很痛心地说道过去医药界的互相隔绝和保守现象,因此“耽误了很多病人”。<sup>③</sup>

1945年3月13日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并致辞:“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是毛主席文教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去年边区文教会关于中西医合作方针之具体实现。”林伯渠还强调:“为了更有效的为边区人民服务,必需集中中、西、兽医及药务各方面力量,以消灭边区人民的疾病和死亡,救人救畜,达到边区人民的人财两旺。同时中西医合作之后可以交流经验,使中医的经验与西医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而能创造新的医理和医术,对中国将来的医药建设亦有重大意义。”边区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则在会上呼吁大家打破过去的成见,亲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具体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sup>④</sup>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尤其在中西医研究方面成绩卓著。1945年3月22日总会常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做出决定:“经常举行中西医生座谈会,交换中西医药经验。”该会同时要求组织中西医联合医疗队下乡,由中央卫生处、联防卫生处、边区卫生署各组织一队,“每队要有内外科西医各一人,中医一人”。<sup>⑤</sup>在中西医药研究会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在边区工作的奥地利国际友人傅莱医生向到会的中西医生介绍了粗制盘尼西林的经过,“中医同志都认为大开眼界,希望以后多举行这样的学术报告”。<sup>⑥</sup>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边区中西医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边区医疗卫生工作。正像

① 《合组中西医研究室》,《解放日报》1941年6月19日第2版。

② 王照新:《三边中西医药研究会的工作》,《解放日报》1945年3月12日。

③ 《盐池中西兽医座谈》,《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

④ 《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解放日报》1945年3月15日。

⑤ 江思元:《组织医疗队下乡》,《解放日报》1945年3月22日。

⑥ 《中西医药研究会第一次学术报告》,《解放日报》1945年5月23日。

《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在医药界，则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文教工作统一战线的指示，中西医务工作者团结起来了。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和中西医共同组织医疗队下乡，即其明证。”<sup>①</sup>

## 2. 中西医结合途径二：中西医互相学习

中西医会诊，也是互相学习，交换经验的好办法。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出了“中西医团结”的指示。李富春在一次中医、西医和兽医的座谈会上号召“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大众化”，要求中西医互相学习。<sup>②</sup>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在李富春、李鼎铭、傅连璋等有关部门领导的推动下，边区的中西医结合工作逐渐迈开了步伐。

陕甘宁边区各界在延安最先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一位住院很久的面神经麻痹病人，曾用了当时所有的西医办法治疗都无济于事。在经过院外找中医大夫针灸治疗四天后，他的脸部竟完全恢复了正常。这一事实让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西医震动很大，极大地教育了他们，坚定了他们向中医学习的决心。和平医院院长西医鲁之俊就跑到离医院20里路远的中医任作田那儿学习针灸，据鲁之俊回忆，当时“学习针灸的热情很高，门诊用针灸，病房用针灸，对中国医大学习的学生也教针灸。当时在延安药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针灸治疗活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后来陕甘宁边区表彰了任作田、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团结中西医模范”特等奖。<sup>③</sup>

针对边区西药缺乏的情况，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更是力主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民间验方防病治病。延安中央门诊部为此专门设置针灸专科门诊，邀请河北农村来的老中医应诊，使中央门诊部成为“延安第一个设有中医门诊的单位”。同时在中央疗养院中，也集中了瞿宪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他们对边区卫生保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傅连璋还多次邀请李鼎铭为王观澜同志会诊，共商治疗方案。他还对“名医朱仲丽、鲁之俊的针灸工作”到处宣传，大力支持，鼓舞了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信心，繁荣了边区中西医事业。<sup>④</sup>

## 3. 中西医结合途径三：成立制药厂开发利用中草药

中西医的相互学习解决了“缺医”的难题，而“少药”的困难则随着边区制药厂的成立得到了部分解决。

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sup>⑤</sup>为解决医药匮乏问题，采集边区中草药，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多家制药厂，自主研发中药制品。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光华制药厂成立，由对中医、中药造诣都很深的爱国华侨梁金生医士负责。该厂的任务就是“开发边区药材”、“运用科学方法，把积有数千年临床经验的中医，作综合的研究与改进”。<sup>⑥</sup>

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在成立卫生材料厂时也明确说明了成立制药厂的目的：“边区中药丰富，而且道地土产药草甚多，特别是甘草、麻黄、枸杞、大黄等。但无人采取及调制，使有用之物，遗弃于

① 《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4月24日社论。

② 《团结中医和西医》，《解放日报》1945年1月1日。

③ 鲁之俊：《党的光辉指引我们前进》，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

④ 马兴慧：《回忆傅连璋同志》，《傅连璋诞辰100周年纪念集》，第252页。

⑤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3）》，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地;疫病则依赖迷信,自促死亡。纵有少数药铺,亦药材来自外地(所谓川广药材),物价高,而且囿于陈法,毫无进步。西药来源断绝,只有设法自制或采用代用品,始能克服困难。基于开发土产药材,使中药科学化,中药西药化,中药代替西药,以及克服边区医药困难,推广边区医疗事业,本厅拟积极成立卫生材料厂一所。”《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暂行章程》重申了成立制药厂的主要任务:为克服困难期间边区药品之缺乏,因此采取中西药材,尤其土产药材加以化验制造,使中药提高到完全科学化,以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及供给边区医药器材之需要。<sup>①</sup>

马寒冰在《陕甘宁边区军事系统卫生工作概况》中也指出如何采取中药,加以科学制造,使其适合于今日药物困难中的需要,是摆在边区医药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化学制药厂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sup>②</sup>八路军医务部门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叶季壮称:“为克服药品的困难,我们创办了药厂,就地采购中药加以改造,甚至民间土方草药皆被搜集研究利用了。”<sup>③</sup>1939年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对外称陕甘宁边区难民工人制药厂)投产,“以研究中药为主,卫生材料次之,也生产部分西药”。制药厂以化学方法由中草药中提取麻黄素、当归精、阿托品等10余种有效成分。到1940年底,“自产药材的供应占30%左右”。<sup>④</sup>到1944年5月,制造药品200余种,据当时的统计,“部队中历年使用该药厂的药品平均占86%”。<sup>⑤</sup>朱德对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的药厂已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了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sup>⑥</sup>边区自己制造的药品疗效也不错,决不逊于外地药品,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曾这样描述道:“记得曾服一包胜利茶,其功颇不逊于西药之阿司匹灵,但阿司匹灵每片即需二元,而胜利茶则每包亦不过一二角钱,依然可以治病,其他药品,则在延有口皆碑,绝非虚构。”<sup>⑦</sup>

除了创办制药厂之外,边区还注意调动广大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自采自制自用当地的中草药材,以弥补药材供应之不足。<sup>⑧</sup>一次毛泽东对傅连璋说:“有些蔬菜本身是有药物疗效的,现在我们这样困难,在草药使用上,你们卫生部门还应该注意呀!”傅连璋心领神会,此后就十分关注中草药的开发和利用了。<sup>⑨</sup>并在工作中“总结了大量土、偏方推广到全边区和全军。这一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sup>⑩</sup>

在傅连璋的主持下,卫生部和医院带头深入民间地头,收集土方、验方。俗语说:“偏方治大病”。许多土方,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用烟叶水治下腿溃疡,用硫磺治疥疮,都一点点推广了。<sup>⑪</sup>随着制药厂规模的扩大,仅靠卫生人员采药已经不能满足制药厂的要求,边区卫生部门深刻认识到“必须有计划的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制造其它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sup>⑫</sup>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为保证边区制药厂的原料来源,各地各

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3)》,第282页。

② 马寒冰:《陕甘宁边区军事系统卫生工作概况》,《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

③ 叶季壮:《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卷第1期,第72页。

④ 朱克文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⑤ 卢希谦、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⑥ 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⑦ 郭征:《中医中药在某区——名医梁金生先生访问记》,《新华日报》1941年2月28日第2版。

⑧ 朱克文主编:《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⑨ 穆静著:《傅连璋传略》,第187页。

⑩ 黄家驹主编:《中国现代医学家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⑪ 《傅连璋传略》,第187页。

⑫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

级政府积极鼓励群众采药,卖给制药厂。如此即增加了边区群众的收入,又可以使制药厂原料供应十分充足。如陇东的华池等地本来出产药很多,但由于过去没人收买,好多群众又不认识药材,经过当地保健药社定出收买药材的价格,把药名改为当地老百姓熟悉的土名,这样群众就踊跃挖采开了。<sup>①</sup>

陕甘宁边区军民就这样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挖掘本地中医、中药的潜力,克服了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促成了中西医的团结与合作,逐渐改变了边区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在普及卫生教育,扑灭疫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边区的医疗卫生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病,疗效显著。例如给患有肺结核的魏善钊同志用西药治疗半年未好,服中药 11 剂痊愈;徐特立夫人曾患乳结核久治不愈,服中药(七叶一枝花)就好了,这使西医信服中药的效能。<sup>②</sup>徐特立在《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证实了上述情况:“我的老婆患乳结核一年,大于鸡蛋,服草药一种,名七叶一枝花,中医也很少人知道这药,竟治好了。我认为西医有读中医医案的必要。张仲景的处方,有研究的必要。经过中医的经验,去发现新的药物。中西医结合,以解决目前的困难问题,并创造新的药物。”<sup>③</sup>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开发了边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部分实现了中药的自给,不但对于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贡献极巨,而且“从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军使用的中药制剂,自制的竟占了全部用药的三分之一”<sup>④</sup>,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之大;更为重要的是:摸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之路。诚如李富春所指出的那样:“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sup>⑤</sup>纵观历史,我们显然明白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尽管是基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而做出的决策,但决非权宜之计,它的历史意义深远。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之路也就顺理成章地由边区走向了全国,成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进一步影响并促进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在 2006 年到 2007 年持续近二年的中医存废之争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巨大的正面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这场论争中明确表态支持中医的持续发展,正是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结合之路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作者温金童,甘肃陇东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华池保健药社组织群众采药》,《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4日。

② 卢希谦、李忠全著:《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第19页。

③ 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④ 夏天主编:《现代中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⑤ 《团结中医和西医》,《解放日报》1945年1月1日。